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第二十二回 慕歐風額覆前劉海 嘗異味身陪外國人

按胡寶玉這段情節，極其穢褻，本不欲污我筆墨，然在下負醒世之任，不得不粗枝大葉，略說一番。不然，藏頭露尾，略跡原情，非惟不見寶玉之奇淫與寶玉之極賤，並無以勸世而警嫖，即「九尾狐」三字名稱，亦屬無謂。故在下不辭揚惡之謗，借作勸善之舉，所願普天下章臺狎客、北里豔姬，均有鑒於胡寶玉之至淫至賤，無義無情，打破風月關頭，早醒繁華之夢，跳出煙花隊裡，始無老大之嗟。雖似風流杜牧，尚留薄倖於青樓；漫誇丰韻徐娘，終恐沉淪於孽海。在下之初心若此，看官之意下如何？誰毀誰譽？悉憑公論；知我罪我，自有定評。閒話少敘，仍歸正傳。且說胡寶玉坐馬車回來，一路之上，見有幾個鹹水妹走過，頭上梳著前劉海，刷得光滑異常，又濃又厚，足有三四寸長；身上穿一件元色夾襖，元色大腳管褲子；腳上拖著一雙外國皮鞋，打扮得奇形怪狀。除去那班趕騷的洋人外，我們中國人再沒有去白相他的。那知寶玉見了他們，並不以為難看，反以為打扮新奇，得與西人交涉，開那西番並頭蓮花，心中狠自羨慕。但他們精通洋話，熟悉洋務，方能與西人伴宿；我則件件不知，如何是好？若不與他們結交，學習些皮毛，再行想法便了。

當日回去，與阿金、阿珠等閒談，講起鹹水妹的形景。阿金不甚深悉，惟阿珠到過廣東，又在廣東堂子裡做過，會說廣東的土白，所以上海的鹹水妹他卻認識幾個，深曉得內中的底細。今聞寶玉說起，便接嘴道：「有兩個鹹水妹我倒認得格。我問歇俚篤，陪仔外國人睏覺（讀告）阿有點怕介？俚說剛（讀姜）起頭是有點怕格，而且外國人格身浪羊騷氣得嚙淘成篤。後來軋熟仔，倒也不過實梗味道，也聞慣哉。性度也摸著哉。有時做著外快生意，倒比做間搭格么二野雞好得多篤！」寶玉道：「格種人想必外國話是才會說格？」阿珠道：「格是自然，俚篤也是從小學格。勿然末，外國人來白相才要帶仔翻譯通事，阿要討厭煞嘅？」寶玉又問道：「俚篤格打扮哈落才是格副樣式格介？」阿珠道：「外國人歡喜格種樣式，勿歡喜倪格打扮格，倒說俚篤乾淨勒清忒相，想阿要氣數佬！」寶玉道：「就叫麻油拌青菜，各人心愛。奴別樣勿中意俚篤，就剩俚篤梳（讀師）格前劉海，奴倒蠻中意格。」阿珠道：「中意末，只要拿前頭格長頭髮梳點下來，有剪刀一剪，小木梳一梳，刨花水刷一刷光，就卷仔起來，搭俚篤一樣哉。」阿金插嘴道：「倒實頭在行（讀杭）格，啥勿去做仔鹹水妹嘅？」阿珠道：「別樣無啥，倒是陪外國人一淘困，我怕煞佬！」寶玉道：「奴以為怕是嚙啥怕。外國也是人，中國也是人。不過，勿僅俚篤格閒話，倒真真難格。」

阿珠聽寶玉口氣，分明羨慕鹹水妹，想嘗外國的異味，便湊趣道：「我阿要幾時（讀是）叫兩個鹹水妹來，講講當中格經絡，格末叫好白相得來！」阿金止住道：「末弄勿出啥好事體格，領格種臭貨到間搭，阿要勿色勿頭。撥別人曉得仔，說惹別人笑，帶累仔大先生格名氣末哪哼嘅？」阿珠道：「我是說說白相相呀，就算是真格，也要大先生交代仔我，難末我好叫俚篤來，勿見得我擅專格。」寶玉道：「阿金格閒話是勿差，不過倪搭俚篤比起來，自然倪比俚高點。但是細細教一想，大家做格套生意，推板得也有限。就算到奴格搭，有啥格勿色頭介？」阿金聽了，也知寶玉之意，默然不語，一任寶玉胡為，從此不再諫阻了。

過了幾天，寶玉一心要結交鹹水妹，暗暗差阿珠前去邀請。那班鹹水妹聽說是寶玉相招，必有好處，果然奉命而至。寶玉見來了兩個，恐被客人撞見，請他們在後房坐下。寶玉陪著講話，問問他們的生意情形，他們便一五一○的說出來，並無半句隱瞞。要曉得做鹹水妹的，那知什麼廉恥？即將陪伴洋人的活春宮，一幅一幅的描摹盡數，聽得寶玉津津有味，樂不可言。問起洋人的說話是怎樣說法的，鹹水妹道：「容易容易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要學習英語，只消一兩個月工夫，包你就學會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是笨煞格，只怕嚙不實梗容易。騙奴介。奴聽見別人說，學堂裡格學生子篤讀起外國書來，起碼總要一兩年。說奴一兩個月就能夠學會，叫奴哪哼相信呢？」鹹水妹道：「讀書與說話是兩樣的，況且我們所說的話，無非是『也司』、『哪』這幾□句口頭語，並沒有什麼文法，自然就容易了。即像我們，起初也不懂外國話，單把這幾句去敷衍他；後來軋得長久了，又被我們偷了許多。現在不是我們誇口，只怕學堂裡出來的，還沒有我們說得熟溜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既然實梗，唔篤阿肯教教奴介？」鹹水妹道：「怎麼不肯？只是我們住在虹口，要到這裡來，實在遠得狠，就是坐了東洋車，也要費五六□個錢呢。」這幾句話，明明要討謝儀，寶玉怎麼不知？便身邊摸出□塊錢的匯豐鈔票，遞給鹹水妹道：「一點點小意思，勿算啥格，只算請唔篤吃點點心格。外國話末，總要費心教格哉。」兩個鹹水妹嘴裡雖說勿受，雙手已將鈔票接去。寶玉又道：「唔篤如果勿受，奴下來也勿敢請唔篤哉。」鹹水妹方稱謝道：「大先生既是這樣說，定要賞賜我們，我們也不好不受。若說教外國話，這是極容易的事。我們姊妹兩個人，輪流到這裡就是了。但此刻天將傍晚，只怕有生意上門，我們要回去了。」寶玉也不相留，命阿珠相送下樓去訖，不提。

仍說寶玉從此一心一意要效學他們的行為，雖外國話尚未習練，而形式先已改換。明晨起身後，單喚阿珠伏侍，仿鹹水妹的型模，把前面的頭髮剪作前劉海，覆在額上，足有三四寸長，既濃且厚，好像狗屎！一般卷在上面。後面梳的頭拖到背上，其實難看得狠。那知寶玉將前後鏡一照，翻是□分得意，以為不如此，不足以顯我的時髦。梳頭既畢，換了一身衣服，即命阿珠下樓，差相幫去喚一部最新式的皮篷馬車。等到一兩點鐘，便帶著阿金、阿珠上車。好得現在家裡自有秀林照看，即使有客人到來，秀林也會招接，所以坦然而行，一逕向愚園而去。

揚鞭疾馳，馬不停蹄，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到園門跟首，三人下車入內，揀一個熱鬧的所在，泡了兩碗茶坐下。其時時光尚早，遊客猶稀，雖有幾個對他觀看，不過暗暗議論而已。及至三點鐘後，那班垂鞭公子、走馬王孫，與那花叢中姊妹，陸續到得不少，見寶玉澆欄品茗，大有旁若無人之概，而且今日打扮得異常特別，頭上的前劉海聳起了三四寸，蓋在額上，齊著眉毛，惹得一班浮頭少年個個高聲喝采。即同行姊妹們也在那裡竊竊私議：有的說好看，有的說惡形；有的說我也要效學他，有的說學了他，只怕被人要笑。種種言語，不一而足。然這個風氣已被寶玉開了，自後姊妹行中情願效學的，早已改換；即嫌不好看的，也未免從俗。過了一年半載，不但堂子裡面全是前劉海，就是大家小戶，不論奶奶、小姐，以及僕婦、丫環，沒有一個不打前劉海。甚至那班沒骨節的滑頭少年，也學那婦人的打扮，把前劉海刷得光光，以肆其弔膀子的伎倆。起初不過上海一隅，漸漸蔓延開來，弄得北京、天津與那蘇杭一帶處處皆然。雖官長出示嚴禁，剪去男子的前劉海，然至今婦女依舊如此。這都是胡寶玉作俑出來的。可見胡寶玉這個人，雖然是個妓女，獨能轉移風氣，使世上不脛而走，舉國若狂，確是妓女中空前絕後之輩。所以前劉海一事，在下將他細說一番。

話休煩絮。仍說寶玉與阿金、阿珠吃了一回茶，又在園中各處兜了一個圈子，引得狂蜂浪蝶，到處跟隨。寶玉到東，他們也到東；寶玉往西，他們也往西。有的口中打著反切，品評寶玉的裝束；有的說著英話，贊歎寶玉的時髦。稱好者多，批壞者少。一時交頭接耳，拍手揚聲，擠來擁去的觀看。寶玉毫不為怪，愈要賣弄風騷，頻頻回顧，含笑迎人。翻是阿金有些不好意思，輕輕把寶玉袖子拉了一拉，低聲說道：「倪阿要出園罷，太陽已經落山哉。」寶玉方點點頭，三人攜手出園。隨後那班年輕惡少亦然跟了出來，見寶玉一上了車，或坐亨斯美，自拉韁繩追趕；或乘腳踏車，連頓雙足相隨，霎時碌亂紛紛，都在寶玉車前車後接連連，如蟬聯魚貫，銜尾而行，且前且卻，不後不先，從泥城橋那邊直到英大馬路。

兩旁看的人愈聚愈多，大半認識寶玉，又添了一片喝采之聲。內中有一個鄉下人，初到上海，從未見過這樣局面，他就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今天這樣熱鬧，莫非外國的皇后娘娘到這裡頑嗎？」旁有一人接嘴道：「你不要滿嘴胡說，那裡有什麼皇后娘娘？這就是上海最有名的妓女胡寶玉呢！」鄉人咋舌道：「原來上海的妓女身份比官府還大。他坐了馬車出來，前後左右還有這許多護衛哩！」眾人聽了，見是鄉下人，不能與他解說，皆拍手大笑而散。其時寶玉坐在車中，□分愜意，以為今朝風頭出足，比舊年看跑馬時候，換坐郭綏之的紫彩花車更為有興。少停，皓魄升東，電燈照路，後面跟隨寶玉的馬車、腳踏車，漸漸的散去了。寶玉的車兒還從四馬路一帶兜了幾個趟子，方始歸家，別無書說。

倏忽又過了兩天，那個鹹水妹果然來教寶玉的外國話。寶玉用心學習，不消一月工夫，已將「也司」、「啞爾來」等口頭語說得爛熟；有時與人講話，也不知不覺的沖口而出，雖則不多，卻也有六七句。寶玉以為足夠應酬，不再學習，又謝了鹹水妹幾塊錢，討教些枕席上的工夫，不表。

再說那一天，陳華東同著一位朋友來打寶玉的茶圍。寶玉問那朋友的姓名，華東從旁代答，說：「這位大少姓康號伯度，是做洋行裡買辦的。因前天在大馬路得見芳容，他實在慕名得狠，所以今天遇見了我，拉我一同到這裡，算是我帶領引見的。」寶玉聽說他是買辦，必定是個闊手，竭力奉承。伯度自然歡喜，便交代寶玉道：「明天是禮拜六，我們洋行裡下半日就沒有事，我想在這裡擺一臺酒，請請各號家的辦貨客人，故來關照你一聲。此刻我有事，要到總會裡去，不能在此久坐了。」說罷，便拖著華東，匆匆的去了，也不細敘。

次日傍晚，伯度與華東等六位客人均到寶玉家裡，寶玉曲意逢迎，應酬週到。將近八點多鐘，就此擺酒叫局。伯度又添叫了胡秀林本堂，算是討好寶玉的。飲酒中間，伯度偶與寶玉說笑，寶玉稍不經心，把外國話漏了出來，伯度知他會說，愈加愛憐，故又囑咐寶玉道：「下禮拜，我本想請幾個外國人到金隆去吃大菜，如今你既會說外國話，我意欲就在這裡擺酒了。不過，他們吃的大菜須要到金隆去叫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奴說格外國話是滑頭，只怕撥俚篤聽見仔，要笑煞格。」伯度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有我呢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仍與眾客猜拳行令，吃了好一回酒，直吃到二點鐘，方才席散。伯度與眾客一同去了。

寶玉送畢回房，心中甚是忐忑，想起下禮拜有洋人到此，必須購備外國鐵牀、木器，以及大菜臺上的擺設，方顯自己的場面。即命阿金、阿珠兩人明日到外國家生店內，購辦上等的器具，該價若干，俟送來後照給。二人領命，來日自去置備。

相近午餐時候，各種的外國木器，連鐵牀等雜物一齊用塌車送到，開了一張發票交與寶玉核算，計共七百餘元。寶玉如數付訖，即喚他們陳設起來。不消片刻，早已位置整齊，收拾得耳目一新。所有房中原有的東西都鋪設在對面房內，讓秀林做了臥房。不但寶玉顧盼自喜，指日要與洋人交涉；即秀林也感激乾娘，與自立門戶時大不相同。

書宜簡潔，刪去浮文。

自上禮拜至下禮拜，只有七天工夫，寶玉安排一切，不知不覺已經到了。伯度於上燈之前引著兩個西人與三位陪客，一同到寶玉家裡。走上樓梯，客堂中的相幫即把那叫人鐘連擡幾擡，並不高喊「客來」，這也是寶玉新定的章程。此刻樓上聽得此聲，阿金、阿珠先出房來迎接。眾客已經上樓，即便招呼進房。寶玉與秀林也來接待，請伯度與中西各客坐下。寶玉先問那洋人名姓，伯度一一代答。方知一個叫斐利斯，一個叫恩特，都是洋行中的大班。寶玉慇懃獻媚，要討洋人的歡喜，也說了幾句洋涇浜的英話。斐利斯卻有些不懂，惟恩特久居上海，也會說兩句上海白，所以懂得寶玉的話。又見寶玉這副打扮，以及房中的擺設全是西式，深合己意，故在伯度之前極口稱贊寶玉不置。且又拉著寶玉的手問長問短。寶玉聽得出的，自然一一回答；其中有聽不出的，好得伯度在旁，不妨權作通事，代為詳解。此時恩特看中寶玉，快活得不可言喻。待到吃過大菜，恩特醺醺大醉，意欲住在此間，與寶玉枝成連理，所以斐利斯與伯度等眾客要去，恩特坐在椅上只不肯走，弄得伯度十分為難：既不能拉恩特走，又不便向寶玉說，一時竟沒有主意，只管呆呆的立著。倒是寶玉見此景象，正中自己的下懷，便開言道：「既是密司脫恩多吃仔幾杯酒，讓俚橫一橫勒再走罷，橫勢間搭勿要緊格呀。大少篤如果要先走末，倪停歇用馬車送俚回洋行末哉。」伯度聽了，也只好如此，便同著斐利斯等眾客去了，不表。

再說恩特雖已吃醉，卻是裝作十分，一見伯度等已去，便起身拉寶玉講話，說的都是上海白，要向寶玉求歡。寶玉不慌不忙，便打發阿金等迴避，按著鹹水妹所教的門譜，與恩特同上牙牀，甘心以鹹水妹自待，可稱得世間第一淫妓。正是：

前生洋債償今夕，此後交情達外邦。

下文如：

訪寶玉氣走張公子，羨雪岩寵納金黛雲；

同靴團拜未免有情，飯酒聯吟聊以解穢；

名士品題平章風月，英雄潦倒奔走江湖；

馬永貞臺前工獻技，胡寶玉眼角暗傳情；

萬人敵得銀方息怒；一洞天受刃竟亡身；

施慷慨壁還下腳銀，恣淫欲浪費纏頭錦。

這許多關目，盡在下集交代。請諸公暫停片刻，待在下吃一枝香煙，領一領神，再將九尾狐的行為細細演說一番。

要知胡寶玉伴宿西人後情形，且聽後集分解。